







刑法志第二

班固

漢書二十三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夫人宵天地之類康曰宵化也言稟天地氣化而生也師

古曰宵義與宵同應說是也故庸妄之人謂懷五常之性

師古曰五常禮智信聰明精粹師古曰精細也言其識性有生之

最靈者也瓜牙不足以供者欲趨走不足以避利害師古

讀曰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為養任智而不恃力

此其所以為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不勝物

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足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敬

讓博愛之德者眾心說而從之師古曰說從之成羣是為



君矣歸而往之是為王矣師古曰言爭往而歸之也洪範曰天子作民

父母為天下王師古曰洪範周書也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為父

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又

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聖人既躬明哲之性師古

曰躬謂身親有之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

而則天象地師古曰春秋左氏傳載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

也鄭大夫子大叔之辭也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

也謂雷電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書云天秩

有禮天討有罪師古曰此虞書咎繇謨之辭也秩叙也言有禮者天則進敘之有罪者天則討治之

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師古曰五禮賓軍嘉因天討而作五刑

師古曰其大刑用甲兵張晏曰以六其次用斧鉞斬刑也

中刑用刀鋸韋昭曰刀割刑也其次用鑕鑿韋昭曰鑕鑿刑也

鑕鑿去其髓骨也鑕音頻忍反薄刑用鞭朴師古曰朴扶也大者陳

諸原野師古曰謂征也小者致之市朝應劭曰大夫以上尸

其所繇來者上矣師古曰繇與由同自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

災鄭氏曰涿鹿在彭城南與炎帝戰炎帝火行故云火災

文類曰國語云黃帝炎帝弟也炎帝號神農火行也後子

孫暴虐黃帝伐之故言以定火災律歷志云與炎帝後戰

於阪泉涿鹿在上谷今見有阪泉地黃帝祠師古曰顓頊

有共工之陳以定水害文穎曰共工主水官也少昊氏衰

為水行也師古曰唐虞之際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驩兜



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師古曰舜受堯禪而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二苗于

三危殛鯀于羽山也夏有甘扈之誓師古曰謂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事見夏書扈國今鄆縣是也甘即甘水之上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師古曰謂湯及武王

下既定戰滅干戈教以文德師古曰戰斂也而猶立司馬之官設

六軍之衆師古曰司馬夏官卿掌邦政軍旅屬因井田而

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

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

里有稅有賦師古曰稅者田租也賦謂發斂財也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

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

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

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鄭氏曰甲

也師古曰乘音食證反其下同一同百里提封萬井蘇林曰提音祗陳留

曰提舉也舉四封之內也師古曰李說是也提讀如本字

蘇音非也說者或以為積土而封謂之提封既改文字又

失義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十六百井臣贊

也斥水田為鹵也如淳曰術大道也師古曰川謂水定出賦

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

者也師古曰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爾雅曰采察官

也說者不曉采地之義因謂菜地云以種菜非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

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

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



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王戎馬車徒干

戈素具春振旅以搜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

狩師古曰振旅整衆也搜搜擇不任孕者拔舍草止不妨

也圍守而取之拔音步末反皆於農隙以講事焉師古曰

也講和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師古曰長音

習之也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連帥

比年簡車師古曰比年類年也卒正三年簡徒徒古曰羣牧五載大

簡車徒此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周道衰法度墮

師古曰墮墮毀也音火規反至齊桓公任用管仲而國富民安公問

行伯用師之道師古曰伯管仲曰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大

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矣於是乃作內

政而寓軍令焉師古曰寓寄也寄於故卒伍定庫里而軍

政成庫郊連其什伍師古曰伍五人為居處同樂死生同憂

禍福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目相見緩急足

以相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師古曰

諸夏中國之諸侯也夏大也齊桓既沒晉文接之亦先定

其民作被廬之法應劭曰搜於被廬之地作執秩以為六

也皮義反總帥諸侯迭為盟主師古曰迭互然其禮已頗僭

差又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克王制二伯之後

寢以陵夷師古曰寢漸也陵夷積替也至魯成公作丘

前漢志三



甲師古曰立十六井也乃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師古曰立十六井也乃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

士三人卒七十二人耳今乃使立出甸賦違常制也別令入為立作甲也士農工商四類異業甲者非凡人所

能為而令作之讖不正也哀公用田賦師古曰田賦者別計田畝及家

也斂重搜狩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存

王道於是師旅亟動百姓罷敝師古曰亟屢也音無伏節

死難之誼孔子傷焉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師古曰論

之言也非其不素習故稱子路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而

子路亦曰千乘之國攝摩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

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師古曰皆

也方道也此治其賦兵教以禮誼之謂也春秋之後滅弱

吞小並為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視師古

而秦更名角抵師古曰抵音丁先王之禮沒於淫樂

中矣雄桀之士因執輔時作為權詐以相傾覆吳有孫武

齊有孫臏師古曰臏音頻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勝垂

著篇籍當此之時合從連衡師古曰衡橫也戰國時齊楚

音子容反謂其地形南北從長轉相攻伐代為雌雄師古

也秦地形東西橫長故為衡也轉相攻伐代為雌雄師古

也亦迭齊愍以技擊疆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魏

惠以武卒奮師古曰奮盛起秦昭以銳士勝師古曰銳勇利世方爭於功

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為宗時唯孫卿明於王道師古曰孫

姓荀名况避漢宣帝之諱故改作孫而非之曰彼孫吳者上執利而貴變詐



施於暴亂昏嫚之國君臣有間師古曰言有上下離心政

謀不良故可變而詐也夫仁人在上為下所印師古曰印

猶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何可當也師古曰扞

鄰國望我歡若親戚芬若椒蘭顧視其上猶焚灼仇

讎人情豈肯為其所惡而攻其所好哉故以桀攻桀猶有

巧拙以桀詐堯若卵投石夫何幸之有師古曰言碎詩曰武

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師古曰殷頌長

誼綏民者無敵於天下也若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

事小敵脆則媮可用也師古曰媮與偷同謂苟且

矣師古曰鉞大也是亡國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二屬之甲服

上冠冑帶劔贏三日之糧師古曰冑冑帶劔者著兜鍪而

利其田宅師古曰田宅者給其便利之處也中試則復其戶

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陘阨其使民也酷烈師古曰陘

劫之以執隱之以阨鄭氏曰秦地多隘

狃之以賞慶道之以刑罰師古曰

狃之以賞慶道之以刑罰師古曰

狃之以賞慶道之以刑罰師古曰

狃之以賞慶道之以刑罰師古曰

狃之以賞慶道之以刑罰師古曰

狃之以賞慶道之以刑罰師古曰

狃之以賞慶道之以刑罰師古曰



曰狃，串習也。音女。使其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由也。

救反，道讀曰導。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服虔曰：能得著甲者五人，首

隸五家是為相君長。是最為有數，故能四世有勝於天下。然皆干賞

蹈利之兵，庸徒鬻賣之道耳。師古曰：鬻音育。未有安制矜節之理

也。師古曰：矜，持也。故雖地廣兵彊，鯁鯁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

已也。蘇林曰：鯁音慎，而無禮則憊之。鯁，懼貌也。張晏曰：軋，

平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孟康曰：入王

也。盡善也。然猶未本仁義之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

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師古曰：直，亦當也。秦之銳士

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

義，故曰善師者不陳。師古曰：戰陳之義，本因陳列為名，

末代學者輒改其字，旁從車，非經史之本。文也。今宜依古，不從流俗也。善陳者不戰，善戰者

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舜修百僚，咎繇作士，師古曰：士，

職之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軌。之文也。猶亂也。夏，諸夏也。寇

謂攻剽賊，謂殺人在外。曰姦，在內。曰軌。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

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命，桀紂師古曰：謂湯誓是也。所謂善陳

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彊楚使貢周室。師古曰：謂僖四年伐

入王祭不供也。北伐山戎，為燕開路。師古曰：謂莊三十年伐存亡

繼絕功，為伯首。師古曰：謂存三亡國。所謂善戰不敗者也。

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亡。師古曰：謂定四年兵入郢

前漢志三



也中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

其賢也師古曰言無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

曰謂申包胥如秦乞師也奔古奔字秦人憐之為之出兵師古曰謂秦子蒲

以救二國并力遂走吳師師古曰謂子蒲大敗夫繁王于

軍昭王返國師古曰吳師已所謂善敗不亡者也若秦因

四世之勝據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奮其爪

牙禽獵六國以并天下師古曰言如窮武極詐士民不附

卒隸之徒還為敵讎師古曰謂陳勝吳姦起雲合果共軋

之師古曰姦疾風也如姦之起言其速斯為下矣凡兵所

以存亡繼絕救亂除害也故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

並師古曰言其至於末世苟任詐力以快貪殘爭城殺人

盈城爭地殺入滿野孫吳商白之徒皆身誅戮於前而國

滅亡於後師古曰孫武孫臆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其道然

矣漢興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寬仁之厚總擊英雄以誅秦

項任蕭曹之文用良平之謀騁陸酈之辯明叔孫通之儀

文武相配大略舉焉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師古

曰踵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師古

官表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師古

時講肄修武備云師古曰肄習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

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並

用之



用之師古曰五材金木水火土也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鞭朴不可弛於

家師古曰弛放也音式爾反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

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

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

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於刑措兵寢者其本末有序

帝王之極功也師古曰刑措兵寢皆謂置而弗用也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

邦國詰四方師古曰詰責也音口一反字或作詰音工到反詰謹也以刑治之令謹救也一曰

刑新邦用輕典師古曰新闢地立君之國其人未習於教故用輕法二曰刑平邦用

中典師古曰承平守成之法也三曰刑亂邦用重典師古曰

逆之國化惡難移則用重法誅殺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

也師古曰劓割鼻也官法刑也刑所職也劓音牛鼻反凡殺人者踣諸市師古曰踣謂

墨者使守門師古曰門人不妨禁衛也劓者使守關師古曰關

者使守內師古曰內人便道既刑者使守圜師古曰圜

者使守積師古曰積聚之物也自此以上掌戮所職也積其奴男子

入于罪隸李奇曰男為奴女子入春槁孟康曰主暴燥春之

槁人師古曰槁音古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鬻者皆

不為奴師古曰鬻音古有爵謂命士以上也鬻毀齒男子八歲周

前漢志三  
刑法



道既衰穆王耗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師古曰穆

子也享國既百年而王耗亂荒忽乃命甫侯為司寇商度

特宜而作刑之制以治四方也甫國名也肫音莫報反度

音夫各反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髡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

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師古曰髡去膝頭骨大五刑

之屬三千師古曰五者蓋多於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

亂邦用重典者也春秋之時王道寔壞教化不行師古曰

子產相鄭而鑄刑書師古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晉叔嚮

非之曰師古曰叔嚮晉大夫羊舌肸也昔先王議事以制

不為刑辟李奇曰先議其犯事議定然後乃斷其罪不為

流宥五刑周禮則三典五刑以詰邦懼民之有爭心也猶

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誼糾之以政師古曰閑防行之以

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師古曰奉養也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師古

其從教嚴斷刑罰以威其淫師古曰淫放也懼其未也故誨之以

忠懔之以行晉灼曰懔古竦字也師古曰務師古曰

使之以和師古曰悅臨之以敬莅之以彊師古曰莅斷之

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師古

謂公侯也官卿佐也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

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徵幸以成之

弗可為矣師古曰辟法也為治也權移於法故人不畏上

憂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

刑書



九刑章昭曰謂正刑五及流贖鞭朴也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師古曰叔世言晚時也

今吾子相鄭國制參辟鑄刑書孟康曰謂夏殷周亂政所制三辟也將以靖

民不亦難乎師古曰靖安也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

方師古曰周頌我將之詩也言法象文王又曰儀刑文王

萬邦作孚師古曰儀式則四方日以安靖也又曰儀刑文王

有言師古曰若詩所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師古曰取證於

刑錐刀之末將盡爭之師古曰喻細微亂獄滋豐貨賂並行師古曰

也蓋終子之世鄭其敗虜子產報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材不

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師古曰言雖非長久之法且救當時之敝媮薄之政自

是滋矣孔子傷之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道之

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

而自正尚政刑則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

無所錯手足師古曰亦論語所載孔子之言也禮以治人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師古曰亦論語所載陽膚獄官問於曾子

師古曰問何亦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

而勿喜師古曰此曾子對辭言萌俗澆離輕犯於法乃由

自喜陵夷至於戰國韓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

參夷之誅師古曰參夷三族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鑊亨之

刑師古曰鑊鼎大而無足曰鑊以驚人也至於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

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師古曰躬身也操書執持也音千高反



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服虔曰縣籬也石百二十斤也始皇省讀

文書日以百二十斤為程而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圜圍成市天下愁怨

潰而叛之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

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其後四夷未附

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女師古曰女讀曰止也於是相國蕭何

襍撫秦法師古曰襍撫謂收拾也取其宜於時者作律

九章當孝惠高后時百姓新免毒蠱人欲畏幼養老師古曰董

音呼之欲而不擾亂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稀及孝文即位躬

脩文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

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

告訐之俗易師古曰訐面相斥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

歲增戶口寢息師古曰寢益也息生也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選

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師古曰從輕斷是以刑罰大省至於

斷獄四百師古曰謂普天之下重罪者也有刑錯之風即位十三年齊大

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師古曰逮及也辭

故謂之逮一曰逮者在道將送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當行

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

自傷悲泣師古曰緹縈女名迺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

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



復生刑者不可復屬師古曰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

亡繇也師古曰繇請與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

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詔御史蓋

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

至也今法有肉刑三孟康曰黥劓二則左而姦不止其咎

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師古曰與吾甚自愧故

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師古曰道詩曰愷弟君子民之

父母師古曰大雅洞酌之詩也言君子有和樂今人有過

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師古曰

由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師古曰息何

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

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孟康曰其

奏言肉刑所以禁姦所由來者久矣陛下下明詔憐萬民

之一有過被刑者終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為善而道亡

繇至於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謹議請定律曰諸當髡者

完為城旦春臣瓚曰文帝除肉刑皆有以易之故以完易

百當斬左止者答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

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答罪者皆

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答罪者皆



棄市

李奇曰命逃亡也復於論命中有罪也晉灼曰命者名也成其罪也師古曰止足也當斬右足者以其辜

次重故從棄市也殺人先自告謂殺人也守縣官財物而即

也吏受賕枉法謂曲公法而受賂者也守縣官財物而即

盜之即今律所謂主守盜者也殺人害重受賕盜物而

汗之身故此三罪已論名而又犯答亦皆棄市也今流

俗書本答二百答五百之上及剗者之下有籍答宗

復有答罪亦云復有籍答罪皆後人妻如舊本無也罪人

獄已決完為城旦春滿三歲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

為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師古曰男子為隸臣女

三歲為隸臣隸臣一歲免為庶人隸妾亦然也隸臣妾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

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如淳曰罪降為司寇故

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師古曰於本罪前令之刑

城旦春歲而非禁錮者如完為城旦春歲數以免李奇曰

前此令之臣昧死請制曰可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

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答五百當劓者答三百率

多死師古曰斬右止者棄市故入於死以答五百景帝元

年下詔曰加答與重罪無異孟康曰重幸而不死不可為

人師古曰謂不其定律答五百曰三百答三百曰二百猶

尚不全至中六年又下詔曰加答者或至死而答未畢朕

甚憐之其減答三百曰二百答二百曰一百又曰答者所

以教之也其定箠令師古曰箠策也所以丞相劉舍御史

大夫衛綰請答者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

寸皆平其節當答者答響如淳曰然則先時答背反母得更

也師古曰響音徒反

也師古曰響音徒反

也師古曰響音徒反

也師古曰響音徒反

也師古曰響音徒反

也師古曰響音徒反

也師古曰響音徒反

也師古曰響音徒反

也師古曰響音徒反

也師古曰響音徒反

也師古曰響音徒反

也師古曰響音徒反

也師古曰響音徒反

也師古曰響音徒反

也師古曰響音徒反

也師古曰響音徒反

也師古曰響音徒反

也師古曰響音徒反

也師古曰響音徒反



人師古曰謂行答者不更易人也畢一罪乃更入自是答者得全然酷吏

猶以為威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及至孝武即

位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徵發煩數百姓貧音耗損也耗音呼到反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軌不勝於是招進張湯

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師古曰

犯法不舉告為政縱而所緩深故之罪孟康曰孝武欲急

監臨部主有罪并連坐也刑吏深害及故入

人罪者緩急縱出之誅師古曰吏釋罪人疑以為其後姦猾

巧法轉相比況禁罔寢密師古曰寢漸律令凡三百五十

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

千四百七十二事師古曰此以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

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駁師古曰不曉其或罪同而論異

姦吏因緣為市師古曰弄法而受所欲活則傳生議所欲

陷則予死比師古曰附議者咸冤傷之宣帝自在閭閻而

知其若此及即尊位廷史路溫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

尚存治獄之更是也語在溫舒傳上深愍焉廼下詔曰聞

者更用法巧文寢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

興邪不辜蒙戮晉灼曰當重而輕使有罪者起邪惡之心

重刑是決獄不平故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

祿薄如淳曰廷史廷尉史也以囚辭決獄事為鞠謂疑獄

其為置廷平秩六百石負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



選于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為廷平季秋後

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如淳曰宣室布政教之室也重用刑故齋戒以

刑號為平矣時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聖王置諫爭之臣失事晉灼曰未央宮中有宣室殿師古曰晉說是也賈誼傳云受釐坐宣室蓋其殿在前殿之側也齋則居之獄

者非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以為治救衰

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

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師古曰刪判也有不便者則判而除之律令一定愚民

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

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蘇林曰招音翹也孟康曰招求也招致權也猶賣弄

也師古曰孟說也是也宣帝未及修正至元帝初立廼

下詔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

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

逮師古曰羅網也逮逮言意識所不及斯豈刑中之意哉師古曰其議律令中當也

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在便安萬姓而已至成帝河平中

復下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師古曰甫刑即周書呂刑初為呂侯號

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師古曰奇請謂常文之外

類正者別有所請以定罪也它比謂引它類以比附之稍增律條也奇音居宜反自明習者不知所

由師古曰欲以曉喻眾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夫

絕亡辜豈不哀哉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

者



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

云乎惟刑之恤哉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其審核之務準

古法師古曰核朕將盡心覽焉有司無仲山父將明之材

師古曰有司以下史家之言也大雅蒸人之詩曰肅肅王

命仲山父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父明之將行也否不善也

言王有誥命則仲山父行之邦國有不善之事不能因時

則仲山父明之故引以為美傷今不能然也

廣宣主恩建立明制為一代之法而徒鉤撫微細毛舉數

事以塞詔而已師古曰毛舉言舉豪毛之是以大議不立

遂以至今議者或曰法難數變此庸人不達疑塞治道聖

智之所常患者也師古曰塞不通也故略舉漢興以來法令稍定

而合古便今者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

師古曰言疏闊吞舟謂大魚也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當族者

皆先黥劓斬左右止答殺之梟其首置其骨肉於市師古曰

謂黥也及其誹謗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

韓信之屬皆受此誅至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妖言令孝

文二年又詔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

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

及收朕甚弗取其議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奏言父母妻子

同產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師古曰重難也

收之之道所由來久矣臣之愚計以為如其故便文帝復

曰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師古曰慤謹也且夫牧



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師古曰道讀曰導以善導之也既不能道又以不

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為暴者也師古曰法害於人是法為暴朕

未見其便宜熟計之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於天下使

有罪不收無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謹奉

詔盡除收律相坐法其後新垣平謀為逆復行三族之誅

由是言之風俗移易人性相近而習相遠信矣師古曰論語云孔子

文之仁平勃之知猶有過刑謬論如此甚也而况庸材溺

於末流者乎周官有五聽八議三刺三宥三赦之法師古曰

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也謂釋置也五聽一曰辭聽師古曰觀其出

二曰色聽師古曰觀其顏三曰氣聽師古曰觀其氣四曰

耳聽師古曰觀其聽五曰目聽師古曰觀其瞻八議一曰

議親師古曰親族也二曰議故師古曰舊也三曰議賢師古曰有

四曰議能師古曰道藝者五曰議功師古曰大勲力者六曰議貴師古曰

七曰議勤師古曰事國者八曰議賓師古曰後王所不臣者也

三宥一曰弗識二曰過失三曰遺忘師古曰弗

三赦一曰幼弱二曰老眊三曰蠢愚師古曰

凡囚上罪梏桎而桎中罪梏桎下罪梏王之同族

前漢志三



奉有爵者桎以待弊

師古曰桎在手曰桎兩手同桎曰桎

所職也桎音古為反奉即拱字也桎音之日反弊音蔽

高皇帝七年制詔御史獄之

疑者吏或不取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繫不決自今

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

罪名當報之

師古曰當謂處斷也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

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傳所當比律令以聞

師古曰讀曰上恩如此吏猶不能奉宣故孝景中五年復下詔曰

諸獄疑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其後獄吏

復避微文遂其愚心至後元年又下詔曰獄重事也人有

愚智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令讞者已報讞而後不當讞

者不為失

師古曰解並在景紀

自此之後獄刑益詳近於五聽三宥

之意二年復下詔曰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

者人所哀憐也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

及孕者未乳

師古曰乳音人喻反

師朱儒

如海曰師樂師有瞽者朱儒短人不能走者

當鞠繫者頌繫之

師古曰頌讀曰容寬容之不桎也

至孝宣元康四年又

下詔曰朕念夫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既衰亦無暴逆

之心今或羅于文法執于圜圜不得終其年命朕甚憐之

自今以來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至成帝鴻

嘉元年定令年未滿七歲賊鬪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

尉以聞得減死合於王赦幼弱老眊之人此皆法令稍定

行法上三 刑去 十九



近古而便民者也師古曰近音其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

仁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此謂若有受命

之王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也勝殘謂勝殘暴之人使不為惡去殺不行殺戮也言聖王承衰撥亂

而起被民以德教也師古曰被音皮義反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

成焉至於善人不入於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矣師古曰論語載

但修踐舊迹而已固少自創制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此

為國者之程式也今漢道至盛歷世二百餘載師古曰論語載

考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間斷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

一人如淳曰率天下犯罪耐罪上至右止三倍有餘耐音

從司寇以上至右刑古人有言滿堂而飲酒有一人鄉隅而

悲泣師古曰鄉音其則一堂皆為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譬猶

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為之悽愴於心今郡國被

刑而死者歲以萬數天下獄二千餘所其冤死者多少相

覆獄不減一人此和氣所以未洽者也原獄刑所以蕃若

此者師古曰蕃多音扶反禮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貧窮豪桀務

私姦不輒得獄豈不平之所致也臣瓚曰獄岸獄也師

古曰小推小宛之詩云書云伯夷降典惟刑師古曰

刑之辭也知禮然後用刑也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

防溢水也今隄防陵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饑

寒並至窮斯濫溢豪桀擅私為之囊橐師古曰有底曰囊

刑去



姦刑若囊有所隱則狃而寢廣師古曰狃串習也寢此

刑之所以蕃也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

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師古曰省謂減除之絕於未然故曰

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

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

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師古曰鬻

害人亦猶此矣凡此五疾獄刑所以充多者也自建武永

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禍人有樂生之慮與高惠之間同而

政在抑彊扶弱朝無威福之臣邑無豪桀之俠以口率計

斷獄少於成哀之間什八可謂清矣師古曰十然

稱意比隆於古者以其疾未盡除而刑本不正善乎孫卿

之論刑也曰世俗之為說者以為治古者無肉刑師古曰

上古至治之時有象刑墨黥之屬師古曰非履赭衣而不純師古

莫觸罪邪豈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師古曰人

也以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

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師古曰殺人者不死傷人

者不刑是惠暴而寬惡也故象刑非生於治古方起於亂



今也

如淳曰古無象刑也所有象刑之言者近起今人惡刑之重故遂推言古之聖君但以象刑天下自治

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以類相從者也一物失稱亂之

端也

師古曰稱宜也音尺孕反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刑不當

罪不祥莫大矣焉夫征暴誅悖治之威也殺人者死傷人

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治則刑

重亂則刑輕

李奇曰世所以亂者乃刑輕也犯治之罪固重犯

亂之罪固輕也書云刑罰世重世輕此之謂也

師古曰周書甫刑之

辭也言刑罰輕重各隨其時

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

師古曰虞書益稷曰象刑

明言敬其次叙施其法刑皆明白也

安有非屨赭衣者

哉孫卿之言既然又因俗說而論之曰禹承堯舜之後自

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者以俗薄於唐虞故也

今漢承衰周暴秦極敝之流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

刑是猶以鞶而御駢突

孟康曰以繩縛馬口謂之鞶晉灼曰鞶古羈字也如淳曰駢音捍突

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

師古曰羅網也故死者歲以萬數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盜

忿怒傷人男女淫泆吏為姦賊師古曰讀與逸同若此之惡髡鉗

之罰又不足以懲也故刑者歲十萬數民既不畏又曾不

恥刑輕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為威專殺者勝

任奉法者不治亂各傷制不可勝條是以罔密而姦不塞

刑法



刑蕃而民愈嫚

師古曰塞止也蕃多也音扶元反嫚與慢同

必世而未仁百年

而不勝殘誠以禮樂闕而刑不正也豈宜惟思所以清源

正本之論刪定律令纂二百章以應大辟孟康曰其其餘罪

次於古當生今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李奇曰欲死邪欲腐邪及傷

人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皆復古刑為三千章詆欺

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師古曰詆謂誣也音丁禮反如此則刑可畏而

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罪民命得全合刑罰

之中殷天人之和李奇曰殷亦中順稽古之制成時雍之化成康

刑錯雖未可致孝文斷獄庶幾可及詩云宜民宜人受祿

于天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也蓋嘉成王之德云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師古

曰今文泰誓之辭也永長也言為政而宜於民者功成事立則受天祿

而永年命所謂一人有慶萬民賴之者也師古曰呂刑也辭也一人天子

也言天子用刑詳審有福慶之惠則衆庶咸賴之也

刑法志第三



食貨志第三

漢書卷九十一 食貨志第三 師古曰食貨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師古曰

食貨志第四

班固

漢書二十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師古曰

善也嘉貨謂布帛可衣師古曰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

布利通有無者也師古曰金謂五色之金也黃者曰金白

刀謂錢幣也龜以卜占貝二者生民之本興自神農之世

斲木為耜燠木為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師古曰

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

通師古曰自斲木為耜以繫辭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

至於此事見易上繫辭



化成黃帝以下通其變使民不倦李奇曰器幣有不便於

樂其業而堯命四子以敬授民時師古曰四子謂羲仲

不倦也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饑孟康曰祖始也黎民始饑命

書堯是為政首禹平洪水定九州師古曰九州謂冀兗

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柴應劭曰柴竹器也所以

曰柴讀與匪同禹貢所謂厥貢漆絲厥篚織文之類是也隋園而長也隋音也果反

作人透師古曰楸與茂同勉也言勸勉天下殷周之盛詩書

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故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

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師古曰下財

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

本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亡貧

和亡寡安亡傾師古曰論語是以聖王域民師古曰築城

郭以居之制廬井以均之師古曰井田開市肆以通之師

列也設庠序以教之師古曰庠序禮士農工商四民有業

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

曰商師古曰鬻賣也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故朝

亡廢官邑云教民地云曠土師古曰曠空也理民之道地

著為本師古曰地著謂安故必建步立晦正其經界師古

占畝六尺為步步百為晦晦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

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晦公田十晦



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廬舍師古曰廬田中屋也春夏居之秋冬

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

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

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

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

孟康曰爰於也師古曰更五也音工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

亦以口受田如比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

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

鹵之地賈灼曰淳盡也馬鹵也各以肥磽多少為差師古曰磽確也音口交反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

入也師古曰賦謂什一也工衡虞雖不墾殖亦取其稅者工有技

衡虞取山澤之財產也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師古曰

共讀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

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

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

師古曰勉強勸之令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師古曰歲

習事也強音其兩反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力農數耘

收穫如寇盜之至師古曰謂促速之其恐為風雨所損還廬

樹桑師古曰桑也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應劭曰木實曰果草實

無核曰菰臣瓚曰按木上曰果地曰菰也師古曰菰所







師古曰未任役者是也幼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

之事蘇林曰五方之名及書藝也師古曰璜說也始知

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

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

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于大學命曰造士

春之月羣居者將敬趣農晦也謂各行入振木鐸狗于路以

采詩師古曰行人道人也主號令之官鐸太鈴也以木獻

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師古曰六師掌首律之官

比謂次之也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

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

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道治

無奪農時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其詩曰有渰

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師古曰小雅大田之

民庶慶悅喜其先雨公田乃及私也民三年耕則餘一

年之畜師古曰畜讀曰衣食足而知榮辱庶讓生而爭訟

息故三載考績師古曰績功也言主治孔子曰苟有用我

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師古曰論語載孔

為政期月可以易俗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鄭氏

上農工諸事業名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



二十七歲遺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

王者必世而後仁師古曰亦孔子之言也解在刑法志繇此道也師古曰繇與由同由

用也周室既衰暴君汚吏慢其經界師古曰謂貪穢也繇役橫作

從也初稅晦春秋譏焉孟康曰春秋謂之履晦履踐民所種好者而取之譏其貪也原父曰稅也所謂二也於是上

貪民死災害生而禍亂作陵夷至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

誼先富有而後禮讓是時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

師古曰李悝文侯臣也悝音恢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

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晦治田勤謹則晦益三升服虔曰與之三

升也臣瓚曰當言三斗謂治田勤則晦加三斗也師古曰計數而言字當為斗瓚說是也不勤則損亦

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曰糴甚

貴傷民謂士工商也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

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

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晦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

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八月一石半五入

終歲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

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十五十衣人率用

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師古曰少四

也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歛又未與此師古曰與此

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



是故善平糶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

四百石張晏曰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石今大熟四倍收六百石計民食終歲長四百石官糶三百石此為糶

三也中孰自三餘三百石張晏曰自三官糶二百石此為糶

糶二而下孰自倍餘百石張晏曰自倍收三百石此為糶

一謂中分小饑則收百石張晏曰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石

也中饑七十石張晏曰收大饑三十石張晏曰收

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師古曰賈小饑則發小孰之所歛

中饑則發中孰之所歛大饑則發大孰之所

歛而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糶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

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彊及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

開什伯師古曰什伯田間之道也南北急耕戰之賞雖非

古道猶以務本之故傾隣國而雄諸侯然王制遂滅僭差

亡度庶人之富者累鉅萬師古曰鉅大也大萬謂萬萬也

積累萬而貧者食糟糠有國彊者兼州域而弱者喪社稷

至於始皇遂并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師古

曰泰半三發閭左之戍應劭曰秦時以適戍之名適也先

復入閭取其左發之未及取右而秦亡師古曰閭里門也

言居在里門之左者一初發之此閭左之釋男子力耕不

足糧饒師古曰饒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財以

前漢志田上



奉其攻猶未足以澹其欲也師古曰澹古贍字海內愁怨

遂用漚師古曰漚下漚其上也漢興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

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

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亡蓋臧蘇林曰無蓋臧物可蓋臧自天子不

能具驪駟師古曰驪不雜也無驪色也而將相或乘牛車師古曰以牛駕車也

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

用以賦於民師古曰取足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

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師古曰

口信各收其所賦稅以自供不漕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師古曰中都官孝惠高后之間衣食

滋殖文帝即位躬脩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

趨末賈誼說上曰莞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師古曰莞與

仲之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

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

亡度則物力必屈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古之治天下至熾至悉也

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師古曰本農業也末工商也言人

謂又甚衆殘謂傷害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

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孟康曰泛音方勇反泛覆也莫之

振救師古曰舉也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師古曰靡天下



財產何得不蹙應劭曰蹙傾竭也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

師古曰幾近也音鉅衣反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師古曰言年載多而無儲積失時不

兩民且狼顧鄭氏曰民欲有畔意君狼之顧望也李奇曰

師古曰李說也歲惡不入請賣爵子如淳曰賣爵子也既聞耳矣

日聞於天安有為天下阡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師古曰

隆之意也音閻又音丁念反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李奇曰天之行氣

行道也師古曰穰豐也音入常反禹湯被之矣水而湯遭旱也即不幸有

方二三千之旱國胡以相恤師古曰胡何也卒然邊境有急數

十百萬之眾國胡以餽之師古曰卒讀日兵旱相乘天下

大屈師古曰屈音其勿反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師古曰衡橫也罷夫羸老

易子而齧其骨師古曰齧讀日疲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

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師古曰疑讀日擬擬借廼駭而圖

之豈將有及乎師古曰圖亦謀也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

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

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師古曰懷來也安也今歐民而歸之農皆著

於本師古曰歐亦驅字著音直略反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

而緣南晦師古曰言皆趨農作也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

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李奇曰廩廩危也師古曰言

何乃不為而常不足廩廩若此竊為陛下惜之於是上感誼言始開籍田

躬耕以勸百姓龜錯復說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



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師古曰食讀曰衣音於既反為開其資財

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

者孟康曰肉腐為瘠貞骨不聖者或曰捐謂民有飢相棄捐者或謂貧乞者為捐蘇林曰瘠音漬師古曰瘠瘦病也言無相棄捐而瘦病者耳不當音漬也貧乞之釋尤疏僻焉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

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

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

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

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

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

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師古曰苟禦風霜不求廉麗也煖音乃短反

饑之於食不待甘旨師古曰甘美也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

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

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

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

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

亡擇也師古曰走音奏夫珠王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

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滅在於把握可以

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師古曰周謂周備而游行此令臣輕背其主而

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

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

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



師古曰中人者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

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令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

二人師古曰服事也其能耕者不過百晦百晦之收不過

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絲役春不得

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

時之間云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

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

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師古曰本直千錢者上

亡者取倍稱之息如淳曰取一償二為倍稱師古於是

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

坐列販賣師古曰行賣曰商坐販曰賈列操其奇贏日游

都市師古曰奇贏謂有餘財而蓄聚奇異之乘上之急所

賣必倍師古曰上所急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

采食必梁肉師古曰梁好粟二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師

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

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

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

上下相反好惡乖迕師古曰迕遠也而欲國

師古曰堅謂好車也縞素也縞之精白者也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

師古曰迕遠也好音呼到反而欲國

師古曰迕遠也好音呼到反而欲國



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得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滯。師古曰：滯，散也。音先。列反。此下亦同也。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師古曰：損，損也。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如淳曰：復，三卒之筭錢也。或曰：除三夫。不作甲卒也。師古曰：當為卒者，免其三。人。不為卒者，復其錢耳。復音方目反。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師古曰：為音于。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應劭曰：仞，五尺六寸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八尺曰仞。取人

申臂之湯池百步。師古曰：池，城邊池也。以沸湯帶甲百萬。一尋也。為池不可輒近。喻嚴固之甚。

而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

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廼復一人耳。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等爵也。復音方。

反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

亡窮。師古曰：擅，專也。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

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

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

邊六百石，爵上造。師古曰：上造，第二等爵也。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

爵。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等爵也。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師古曰：大庶長第十八等爵也。各以多

少級數為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



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漑天下粟邊食足以

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師古曰入諸郡以備凶災也足支一歲以上

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俞勤農師古曰俞

進也音諭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孰

且美則民大富樂矣上復從其言廼下詔賜民十二年租

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後十二歲孝景二年令民

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其後上郡以西旱復脩賣爵令

而裁其價以招民師古曰賈讀曰價及徒復作得輸粟於

縣官以除罪師古曰復音房始造苑馬以廣用師古曰苑

馬師古曰苑宮室列館車馬益增修矣然婁敕有司以農為務師古曰苑

口變古民遂樂業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云事非遇

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庫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

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師古曰累百鉅萬謂數也大倉

之粟陳陳相因師古曰陳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衆

庶街巷有馬什伯之間成羣師古曰什謂也乘犂牝者擯而

不得會聚孟康曰皆乘父馬有北馬問其間則踈故不

必以其踈也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師古曰踈

無事吏不教轉至於生居官者以為姓號倉氏度氏是也

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師古曰重難也先行誼而黜媿辱焉師古曰

為先以媿辱相黜於是閭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并兼

也行音下更反



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師古曰侍其饒富則擅宗室有

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師古曰有土謂國之宗室廬

車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固其變也是後外事四夷內興

功利沒費並興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它穀不書

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

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

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

師古曰宿麥謂其前經冬文言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師古曰亦同

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

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師古曰

讀曰悅也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

賣買富者田連什伯貧者立錕之地又潁川澤之利管

山林之饒師古曰潁與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

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

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師古曰更卒謂給

也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於古也更音工衡反田租口

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如淳曰秦賣鹽鐵貴故下民受其用也師古曰既收田租又出

口賦而官更奪鹽鐵之利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失其資產二十倍多於古也或耕豪民之田見

稅什五如淳曰十稅其五師古曰言下戶貧人自無田故而耕墾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也古

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貧暴之吏刑戮



妄加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

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

少近古師古曰卒讀曰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師古曰名田

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

除專殺之威服虔曰不得專殺奴婢也薄賦歛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

可善治也仲舒死後功費愈甚天下虛耗人復相食師古曰

音呼到反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廼封丞相為富民侯師古曰

也師古曰欲百姓之下殷實故取其嘉名也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

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晦三畦師古曰畦或作畝歲

代處故曰代田師古曰代易也古法也后稷始畦田以二耜為耦

師古曰併廣尺深尺曰畦長終晦一晦三畦一夫三百畦

而播種於畦中師古曰播布也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師古曰

也因隴其土以附苗根師古曰隴謂故其詩曰或芸或芋

黍稷擬擬師古曰小雅甫田之詩擬擬芸除草也籽附根

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師古曰比

能風與旱師古曰旱讀曰旱也故擬擬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

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晦五頃師古曰九夫

屋夫百晦於古為十二頃古百步為晦漢時用耦犂二牛

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緡田晦一斛以上師古曰緡謂不

賢善者倍之師古曰善為畦者又過使教田太常三輔



曰太常主諸陵有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十

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

苗狀蘇林曰為法意狀也民或苦少牛正以趨澤師古曰趨讀曰趣

也澤故平都令刑教過以人輓犁師古曰輓引也音晚過奏光以為丞

教民相與庸輓犁師古曰庸功也言換功率多人者田日

三十晦少者十三晦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官卒田其

官墾地師古曰離官別處之官非天子所常居也墾餘也

垣墾地其義皆同守離官卒開而無課得穀皆多其旁田

晦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李奇曰令使也命者教

公田也常昭曰命謂爵命者命家謂受爵命一爵為又教

邊郡及居延城常昭曰居延張掖縣也特有甲卒也是後邊城河東弘農

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至昭帝時流民

稍還田野益闢頗有畜積宣帝即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

安土歲數豐穰師古曰數音所角反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

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善為筭能商功利得幸於上師古

曰商也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

師古曰漕水運也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

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

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李奇

史大馬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



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死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服虔曰萬億也萬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聽漕事果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費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費而糴名曰常平倉師古曰賈並讀曰價民便之上廼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而察列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師古曰為使而勸郡國也使音山吏反元帝即位天下大水關東郡十一尤甚二年齊地饑穀石三百餘民多餓死琅邪郡人相食在位諸儒多言鹽鐵官及北假田官常

平倉可罷孟康曰北假地名也毋與民爭利上從其議皆罷之又罷

建章甘泉宮衛角抵齊三服官省禁苑以予貧民減諸侯

王廟衛卒半又減關中卒五百人轉穀振貸窮乏其後用

度不足獨復鹽鐵官成帝時天下亡兵革之事號為安樂

然俗奢侈不以畜聚為意永始二年梁國平原郡比年傷

水災師古曰比類也人相食刺史守相坐免哀帝即位師丹輔政

建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廼可平師古曰建立也立其議也

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

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

為限師古曰不為作限制上為音于偽反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



而貧弱俞困蓋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師古曰然所重難也

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略為限師古曰詳謂悉盡也天

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夫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

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

田皆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

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

為減賤丁傳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師古曰丁傳又董賢之家皆不便此

事詔書且須後師古曰須待也遂寢不行宮室苑囿府庫之臧已

侈百姓訾富雖不及文景然天下戶口最盛矣平帝崩王

莽居攝遂篡位王莽因漢承平之業匈奴稱藩百蠻賓服

舟車所通盡為臣妾府庫百官之富天下晏然莽一朝有

之其心意未滿師古曰謂愛借也陋小漢家制度以為疏闊

師古曰莽以漢家制度為泰疏闊而更之令陋小宣帝始賜單于印璽與天子同

而西南夷鉤町稱王師古曰鉤音距于反町音大鼎反莽乃遣使易單于

印貶鉤町王為侯二方始怨侵犯邊境莽遂興師發二十

萬眾欲同時十道並出一舉滅匈奴募發天下囚徒丁男

甲卒轉委輸兵器自負海江淮而至北邊如淳曰負背也使者馳

傳督趣師古曰傳音張海內擾矣又動欲慕古不度時宜

師古曰度分裂州郡改職作官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三

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瘡咸出口晉灼曰雖老病者皆復出



罷讀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師古曰分田謂貧者無田而取富人田耕種共分其所收

也假亦謂貧人貸富人之田也劫者富人劫奪其稅侵欺之也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富

者驕而為邪貧者窮而為姦俱陷於辜刑用不錯師古曰錯置也

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

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

制度又不定更緣為姦天下整警然陷刑者眾師古曰警

聲也後三歲莽知民愁下詔諸食王田及私屬皆得賣買

勿拘以法然刑罰深刻它政諄亂師古曰諄非邊兵二十

餘萬人仰縣官衣食師古曰仰音牛向反用度不足數橫賦歛師古曰

音胡孟反橫民俞貧困常苦枯旱亡有平歲穀賈翔貴師古曰

白翔音常師古曰晉說非也翔言如鳥之末年盜賊羣起

回翔謂不離於貴也若暴貴稱騰踊也發軍擊之將吏放縱於外北邊及青徐地人相食雒陽以

東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將軍開東方諸倉振貸窮乏又分

遣大夫謁者教民煮木為酪服虔曰煮木實或曰如今餅

屬也師古曰酪不可食重為煩擾音直用反流民入關者

數十萬人置養澹官以稟之吏盜其稟師古曰稟給也盜

物稟音反饑死者什七八莽恥為政所致廼下詔曰予遭陽

九之阨百六之會師古曰此歷法應有災枯旱霜蝗饑饉

荐臻蠻夷猾夏寇賊姦軌百姓流離子甚悼之害氣將究

矣師古曰究竟盡也歲為此言以至於亡



六朝古曰... 漢書二十四  
 食貨志第四上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太公為周立  
 九府圜法李許曰圜即錢也圜一寸而重九兩師古曰此  
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  
故云九府圜謂均而通也  
 方孟康曰外圜謂均而通也輕重以銖師古曰言黃金以斤為布帛廣  
 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如淳曰布帛廣  
 刀者以其利於民也流於泉如淳曰流布於布如淳曰布束於泉李  
 聚也太公退又行之於齊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  
 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師古曰穰音人常反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

食貨志卷第四

班固

漢書二十四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太公為周立

九府圜法李許曰圜即錢也圜一寸而重九兩師古曰此

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

故云九府圜謂均而通也

方孟康曰外圜謂均而通也輕重以銖師古曰言黃金以斤為布帛廣

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如淳曰布帛廣

刀者以其利於民也流於泉如淳曰流布於布如淳曰布束於泉李

聚也太公退又行之於齊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  
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師古曰穰音人常反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



李奇曰上令急於求米則民重米緩於求米則民輕米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師曰畜讀曰蓄蓄賈謂賈人之多蓄積者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師古曰故

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質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質者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則足矣李奇曰委積也然而民有飢餓者穀

有所減也師古曰言富人多減穀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李奇曰民輕之時為歛羅

之重之時官為散也凡輕重歛散之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李奇曰鍾羅也孟康曰六斛四斗為鍾羅也管子曰凶歲羅金十鐘

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孟康曰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強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師古曰奉謂供事也耒耜器械種饌糧食必取澹焉

師古曰種五穀之種也鎌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字與餉同謂餉田之具也桓公遂用區區之齊合諸侯

顯伯名師古曰伯其後百餘年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應劭曰大於舊錢其價重也單穆公曰不可師古曰單穆公周大夫

者天降灾戾師古曰戾惡氣也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應劭曰資財也量資幣多少有無平其輕重也師古曰凡言幣者皆所以通貨物易有無也故金之與錢皆各

為幣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應劭曰母重也其大倍故為母也子輕也其輕

平之權時而行以廢其輕故曰母權子猶言重權輕也民皆得者本末有無皆得其利也孟康曰重為母輕為子若

市八十錢物以母當三十以子三十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



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應物曰民患幣重則多作輕錢而行之亦

不廢去重者言重者行其責輕者行其賤也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

匱乎民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之將厚取於民師古曰厚備多也重也

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師古曰遠志謂去其本居而散亡也且絕民用

以實王府猶塞川原為潢沔也師古曰原謂水泉之本也潢沔停水也潢音黃沔音

反胡竭亡日矣王其圖之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

皆有周郭常昭曰肉錢形也以勸農澹不足百姓蒙利焉孟康曰單

穆公曰竭無日矣不得復云百姓蒙利焉臣贊曰但自不聽不鑄大錢耳猶自從其不廢輕此言毋手並用故蒙其

利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單獲雖有此言王終自鑄錢果有便故百姓蒙其利也秦兼天下幣為

二等黃金以溢為名上幣孟康曰二十兩為溢也師古曰改周一斤之制更以溢為金之

名數也高祖初賜張良金百溢此尚秦制也銅錢質如周

錢臣瓚曰言錢之形質如周錢唯文異耳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

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漢

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師古曰如榆莢也黃

金一斤師古曰復周之制更以斤名金而不軌逐利之民畜積餘贏以稽

市物痛騰躍李奇曰稽貯滯也晉灼曰痛甚也言計市物賤豫益畜之物貴而出賣故使物甚騰躍也

師古曰不軌謂不循軌度者也言以其贏餘之財蓄積羣貨使物稽滯在已故市價甚騰貴今書本痛字或作踊者

誤耳踊騰一也不當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天下已平

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以困辱之師古曰欲令務

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師古曰然市

弛解也



井子孫亦不得宦為吏孝文五年為錢益多而輕乃更鑄

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師古曰恣買

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

它巧者其罪黥師古曰顧租謂顧其本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為

巧則不可得贏師古曰散謂亂雜也贏餘利也而殺之甚

微為利甚厚師古曰微謂精妙也言散雜鉛鐵其術精妙

可止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

師古曰操持也人人皆得鑄錢也操音千高反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

姦雖黥罪日報其執不止鄭氏曰廼者民人抵罪多者一

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眾夫縣法以誘民師古

曰縣謂開立之使入陷阱孰積於此也積多也阱音才性反曩禁

鑄錢死罪積下蘇林曰下報也積累下報論之也張晏曰

下音胡亞反次後亦同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師

曰賴利也一曰恃也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應劭

錢重四銖法錢百枚當重一斤十六銖輕則以錢足之若

干枚令滿平也師古曰若干且設數之言也干猶箇也謂

當如此箇數耳而胡廣云若順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應劭

也干求也當順所求而與之矣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應劭

重錢則平稱有餘不能受也臣瓚曰秦錢重半兩漢初鑄

英錢文帝更鑄四銖錢秦錢與英錢皆當廢而故與四銖

並行民以其見廢故用輕錢則百加若干用重錢雖以一

當一猶復不受之是以郡縣不同也師古曰應說是一

音尺錢法不立師古曰法錢也吏急而壹之虐則大為煩苛

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虐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師古曰

呵責怒



也音火 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師古曰鄉今農事棄捐而

采銅者日蕃師古曰蕃多也音釋其耒耨冶鑄炊炭應劭

形容也作錢模也錢日多五穀不為多師古曰言皆采

業故五穀不多也為音于偽善人休而為姦邪李奇曰休

反不為多猶言為之不多也於姦邪也師古曰休願民陷而之刑戮師古曰願謹也刑戮將甚

不詳柰何而忽師古曰詳平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

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師古曰令重

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師古曰言其多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

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師古曰數並故銅

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師古曰博大也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

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

偽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及於耕田三矣銅

畢歸於上上挾銅積巨御輕重師古曰謂多積銅也錢輕則巨術

歛之重則巨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巨作兵器巨假貴臣

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如淳曰古者以銅為兵秦巨臨

萬貨巨調盈虛巨收奇羨師古曰調平均也奇殘餘也羨

反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師古曰末謂制吾棄財巨與

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師古曰末業既困農人教

招誘胡人多來降附故言制吾棄財逐本倉廩積實布帛有餘則

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



上不聽是時吳呂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

師古即也也等也仲馮且父當作乃

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呂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

下武帝因文景之畜忿胡粵之害

師古曰畜讀曰蓄

即位數年嚴

助朱買臣等招徠東甌事兩粵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

曰蕭然猶騷然勞動之貌

唐蒙司馬相如始開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

里巨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

置滄海郡

師古曰彭吳人姓名也本皆荒梗始開通之也故言穿也

則燕齊之間靡然

發動及王恢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

天下共其勞師古曰共猶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

師古曰齎謂將衣食之具以自隨也音子奚反

中外騷擾相奉百姓抗敵以巧法

師古曰抗謂推也

挫也巧法為巧詐以避法也抗音五官反財賂衰耗而不澹師古曰澹也澹足也入物

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夷庶恥相冒師古曰冒蒙也武力進

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而始

師古曰謂乘弘羊東郭咸陽孔僅之屬也

後衛青歲以數萬騎出擊匈奴遂取河南地築朔方時又

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饗師古曰餽亦饋字餽古餉字

率十餘鍾致一石師古曰言其勞實用功重散幣於邛犍師古曰邛犍古餉字臣輯之應劭曰邛

屬臨邛犍屬犍為晉灼曰犍音蒲賊反師古曰本西南夷兩種也邛今邛州也犍今犍道縣也輯與集同謂安定也

數歲而道不通蠻夷因呂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

不足以更之

李奇曰不足用終更其事也常昭曰更續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悉盡也更償也雖盡租賦不足償其功

廼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



都內服虔曰入穀於外縣官而受粟錢於內府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都內京師主成者也百官公卿表大同農

屬官有都內令丞也東置滄海郡人徒之費疑於南夷師古曰疑讀

也又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師古曰既築其城又守衛之轉漕甚遠自

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師古曰數十萬乃至百萬萬府庫竝虛

廼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師古曰庶人入

先為郎者就增其秩也一曰八奴婢少者復終身多者得為郎舊為郎更增秩也及入羊為郎始

於此此後四年衛青比歲十餘萬眾擊胡師古曰此斬捕

首擄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

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師古曰與於是大司農陳臧錢

經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師古曰陳謂列秦之經常也既盡也言常用之錢及

竭諸賦稅並竭盡也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

官名曰武功爵臣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

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乘鐔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

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

以寵軍功師古曰此下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今

瓚所引茂陵中書止於十一級則計數不尼與本文申矣

說之不盡也或者茂陵書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

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師古曰五大夫舊二十

以上始免徭役故每先選以為吏千夫者武十等也至此

爵之第七也亦得免役今則先除為吏比於五大夫也其

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師古曰樂卿者武功爵第八

比文止論武功爵級而作注者乃以舊呂顯軍功軍功多

二十等爵解之失其本意故刪而不取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



耗廢師古曰耗亂也音莫報反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

張湯以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

窮治之獄用矣張晏曰吏見知不舉劾為故縱官有所作廢格沮誹謂窮治之也如淳曰廢格

天子文法使不行也誹謂非上所行若頑異反脣之也此也師古曰沮止壞之音材反其明年淮南

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師古曰蹤跡顯見也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

黨與坐而死者數萬人吏益慘急而法令察師古曰慘毒也察微視也

當是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

以宰相布被食不重味為下先然而無益於俗稍務於功

利矣其明年票騎死再出擊胡大克獲師古曰票頻也渾邪王率

數萬衆來降師古曰渾胡昆反於是漢發車三萬兩迎之師古曰

乘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鉅萬先是十

餘歲河決灌梁楚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壞

決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師古曰番姓係名也番音普安

反係音二系反穿汾河渠以為漑田鄭當時為渭漕回遠鑿漕直

渠自長安至華陰師古曰回曲繞也音胡內反而朔方亦穿漑渠作者

各數萬人歷二三期而功未就費亦各以鉅萬十數師古曰謂

十萬萬也天子為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

師古曰食讀曰食卒掌者關中不足廼調旁近郡師古曰調謂選發之也調音徒

而胡降者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師古曰仰音牛向反

亦同縣官不給師古曰給足也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



臧以澹之其明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

虛郡國倉廩以振貧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師古曰

戴反次尚不能相救廼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

新秦中應劭曰秦始皇遣蒙恬攘卻匈奴得其河南造陽

新秦四方雜錯奢儉不同今俗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

於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師古曰分冠蓋相望

費以億計縣官大空而富商賈或埽財役貧孟康曰埽

音轉音穀百數李奇曰廢居居邑服虔曰居穀於邑也如淳

也師古曰二說皆未盡也此言或有所廢封君皆臣首仰

給焉晉灼曰臣音抵距之抵服虔曰仰給於商賈言百姓

好未作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封君受封邑者謂公

主及列侯之屬也氏首猶俯首也時公主列侯雖有國邑

而無餘財其朝夕所須皆俯首而取給於富商大賈後方

以色入償之冶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

民重困師古曰重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澹用

更師古曰而摧淳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

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

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師古曰就多銅民亦盜

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臣瓚曰鑄錢者多物益少而貴

如淳曰民但鑄錢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

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孟康曰白金銀也今

半兩錢法重四銖鄭氏曰其文為半而姦或盜摩錢質而

前漢書下



取鎔如淳曰錢一而有一文一而幕幕為質民盜摩漫面而  
錢漫面以取其屑更鑄作錢也臣瓚曰許慎云鎔銅屑也摩  
民摩錢取屑是也師古曰鎔音浴瓚說是也錢益輕薄而  
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績師

曰績績也繪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

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白金如淳曰雜詩以為天

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入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

重八兩園之其文龍名白換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

其文馬直五百晉灼曰以半斤之重差為三品三曰復小

楯之其文龜直三百師古曰楯園而令縣官銷半兩錢更

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

不可勝數於是咸陽姓孔名僅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師古曰二人

僅音鉅刃反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貴幸咸陽齊之大驚

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

洛陽賈人之子以心計師古曰不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

利事析秋豪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

曰入財於官以取及五大夫千夫徵發之士益鮮師古曰

優復復音方目反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如淳曰千夫

鮮反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師古曰適讀

為吏者令其明年大將軍票騎大出擊胡賞賜五十萬金

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師古曰與是

前漢書下



時財賈

師古曰置空也

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輕錢

易作姦詐

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得摩

取益

孟康曰周而為郭文漫皆有

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師古曰奏上其

言山海天地之臧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

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

蘇林曰牢盆價直也今世人言顧手牢

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曰牢盆鬻鹽

淨食奇民欲擅

幹山海之貨

師古曰幹謂上領也讀與管同以致富羨役利細民

師古曰羨饒也

音反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鬻鹽者鈇左趾

師古曰鈇足鉗也音徒計反

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

師古曰置

故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

師古曰乘傳也音天

之省行也官府師古曰主鬻鑄及出納之處也除故鹽鐵家富者為

吏更益多費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

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

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而民不齊出南畝

師古曰言農人

尚少不若務耕種也商賈滋眾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

師古曰高

音牛異時筭軺車賈人之緡錢皆有差

師古曰異時言往

謂錢賈也軺音也請筭如故諸賈人末作貴貸賣買居邑

貯積諸物

師古曰賈賂也貸假與也

及商以取利者雖無

市籍各以其物自占

師古曰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多

反率緡錢二千而筭一

師古曰率計有二筭諸作有租及鑄



女清曰以手力率緡錢四千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

士輶車一算師古曰此例也身非為吏之例非為三老非

及商賈人輶車二算如淳曰商賈人有輶車船五丈以上

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没入緡錢師古曰有能告

者以其半界之師古曰異與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

名田師古曰一人有市籍則身以便農敢犯令没入田貨

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卜式數求入財以助縣官天子廼

超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以風百姓

其傳孔僅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至大司農列於九卿而

桑弘羊為大司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

物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師古曰吏更遷補高

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

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以無慮皆鑄金錢矣師古

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師古曰行舉并兼之徒

守相為利者師古曰守相而御史大夫張湯方貴用事咸

宣杜周等為中丞師古曰省之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急

刻為九卿直指夏蘭之屬始出蘇林曰夏蘭人姓名而大農顏異誅

也無慮亦謂大率無小計慮耳犯法者衆吏不能盡誅於

讀曰抵抵歸也大氏猶言大凡犯法者衆吏不能盡誅於



矣初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湯既造白  
 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倉壁直數千而其皮薦  
 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師古曰說湯又與異有  
 隙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卜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  
 下有不便者李奇曰異與客語道異不應微反屑師古曰  
 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師古曰比則例也讀而公卿大  
 死自是後有腹非之法比師古曰比則例也讀而公卿大  
 夫多諂諛取容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  
 財佐縣官於是告緡錢縱矣師古曰縱放也郡國鑄錢民  
 多姦鑄師古曰謂以錫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

應劭曰所謂子緡錢也如淳曰以赤銅為其一當五賦官  
 郭也今錢郭見有赤者不知作法云何也

用非赤仄不得行師古曰充賦及給白金稍賤民弗寶用

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終廢不行是歲湯死而民不思

其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

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

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

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師古曰唯真工大姦廼盜

為之師古曰其術楊可告緡徧天下如淳曰告緡令楊可

說非也楊可據令而發中家以上大臣皆遇告杜周治之

獄少反者如淳曰治匿緡之罪其獄少有反者蘇廼分遣

動之故天下皆被告

林曰反音幡師古曰幡謂從輕而出



御史廷尉正監分曹服虔曰分曹職案行也師古曰服說非也曹章也分章而出為使也往

往即治郡國緡錢師古曰就其所在而治也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

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

中家以上大氏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臧之業師古曰媮苟且

也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益廣開置左右輔

初大農幹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

上林財物衆廼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粵

欲與漢用船戰逐孟康曰水戰相逐也廼大脩昆明池列館環之師古曰環繞也治樓船高十餘丈旗織加其上師古曰織讀曰熾音昌志反甚壯

於是天子感之廼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繇此日

麗廼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太僕大農各置農官往往

即郡縣比没入田田之師古曰即就也此謂比者所没入也其没入奴婢分

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官益雜置多如淳曰水衡少府大僕司農皆

有農官是為多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雜置官負分掌衆事耳非農官也徒奴婢衆而下河漕

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廼足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所忠言世家子

弟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如淳曰世家謂世世有祿秩家

也齊等也無有貴賤謂之齊民若今言平民矣晉灼曰中

國被教齊整之民也師古曰所姓也忠名也武帝之近臣郊祀志云公孫卿因所忠言寶鼎石慶傳云欲請詔近臣所忠廣川王傳云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司馬相如傳云所忠往取書考其蹤迹此並一人也而說者或以廼徵諸為所忠信之人此釋大謬齊等之義如說是也廼徵諸

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即選衰矣



應劭曰株根本也送致也如淳曰株蒂也諸坐傳載事決  
 為徒者能入錢得補郎李奇曰先至者為魁株也師古曰  
 言被牽引者為其根株所送當  
 充徒役而能入財者即當補郎是時山東被河災及歲不  
 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千里天子憐之令饑民得流就  
 食江淮間欲留留處師古曰流謂送其行移若水之流使  
 者冠蓋相屬於道護之師古曰屬聯續也音之欲反下巴蜀粟以賑焉  
 明年天子始出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辯自  
 殺行西踰隴卒孟康曰踰度也卒倉卒也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  
 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行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  
 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晉灼曰徼塞也臣瓚曰既無亭候又  
師古曰晉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邊縣孟康  
說是也

得畜牧於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入

新秦中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

得母馬之息以給用度得充實秦中人故除告緡之令也既得寶鼎立后土泰一祠公

卿白議封禪事而郡國皆豫治道脩繕故宮及當馳道縣

縣治宮儲設共具師古曰共音居用反而望幸明年南粵反西羌侵

邊天子為山東不贍赦天下囚因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

人擊粵發三河以西騎擊羌又數萬人度河築令居師古

音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

卒六十萬人戍田之師古曰開田始開屯田也并塞廣塞

之官廣塞之卒戍而田也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



給大農師古曰仰音牛向邊兵不足廼發武庫工官兵器

以贍之車騎馬乏縣官錢少買馬難得廼著令令封君以

下至三百石吏以上羞出牡馬天下亭亭有畜字馬歲課

息齊相卜式上書願父十死南粵天子下詔褒揚賜爵關

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

數皆莫求從軍至飲酎少府省金李奇曰省視也至嘗酎飲宗廟時少府視其金

多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廼拜卜式為御史大夫

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如淳曰苦或不攻嚴也巨賈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也師古賈貴

師古曰鹽鐵並貴也賈讀曰價或彊令民買之而船有筭商者少物貴廼

因孔僅言船筭事上不說師古曰說音悅漢連出兵三歲誅菴蕪

兩粵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晉灼曰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為南海

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定西南夷以

捷為零陵益且以其故俗治無賦稅南陽漢中以往各以

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師古曰地比為依其次第自近

及遠也比音類寐反傳音張戀反被音皮義反而初郡又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

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師古曰歲隔一歲費皆仰大農大農

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澹之然兵所過縣縣以為訾給

毋之而已不敢言輕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幹天下



鹽鐵師古曰代孔僅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而天

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師古曰僦僦也言所輸賦物不足償其餘僦傭之費也僦音子就反

延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

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

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

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

之如此富商大賈之所牟大利如淳曰牟取也則反本而萬物不

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而許之於

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封太山巡海上旁北邊以歸師古曰旁音步

琅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太農

弘羊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吏及罪以贖令民入粟甘泉各

有差以復終身師古曰復方目反不復告緡它郡各輸急處而諸農

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

餘穀諸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

羊賜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等爵黃金者再百焉師古曰再賜百金是歲

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師古曰

天乃雨師古曰音普庚反久之武帝疾病拜弘羊為御史大夫

昭帝即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

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視



以儉節

師古曰視

然後教化可興

弘羊難

師古曰詰難以

議者之言也

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

與丞相千秋共奏罷酒酤弘羊自以為國興大利伐其功

欲為子弟得官怨望大將軍霍光遂與上官桀等謀反誅

滅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變改元帝時嘗罷鹽鐵官三年

而復之貢禹言鑄錢采銅一歲十萬人不耕民生盜鑄陷

刑者多富人臧錢滿室猶無厭足民心動搖棄本逐末耕

者不能半姦邪不可禁原起於錢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

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為幣除其販賣租銖之律

師古曰租銖謂計其所賣物價平其銖銖而收租也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

姓壹意農桑議者以為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

議亦寢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

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云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

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

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

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

今所見契刀錯刀形質如大錢而肉好輪厚異於此大錢形如大刀環矣契刀身形負不長二寸也其文左曰契右

曰刀無五百字也錯刀則刻之作字也以黃金填其文上曰一下曰刀二刀泉甚不與志相應也似此單差錯文字

磨滅故耳師古曰張說非也王莽錢刀今與五銖錢凡四時尚在形質及文與志相合無差錯也

品並行莽即真以為書劉字有金刀迺罷錯刀契刀及五



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小錢徑六分

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幺錢師古也

次一吋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是為錢貨六品音一

直各如其文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堯反

直一千五百八十師古曰朱提縣名屬犍為出它銀一流

直千是為銀貨二品元龜距長尺二寸孟康曰并龜甲

背兩邊緣尺一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為大貝十朋蘇林曰

也臣瓚曰元大也十朋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兩貝為

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為幺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

為小貝十朋是為龜寶四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

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

五十幺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

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率

枚直錢三是為貝貨五品大布次布第布壯布中布差布

厚布幼布幺布小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

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為其布名

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一兩而直千錢矣

是為布貨十品師古曰布亦錢耳謂之凡寶貨五物六名

二十八品鑄作錢布皆用銅殺以連錫孟康曰連錫之別

名也李琦曰鉛錫

前漢書四下

食貨



璞名曰連應劭曰連似銅師古曰孟李二說皆非也詩

云鍾銅屬也然則以連及錫雜銅而為錢也此下又云

采金銀銅錫文質周郭放漢五銖錢云師古曰放依

益知連非錫矣文質周郭放漢五銖錢云師古曰放依

得為寶貨元龜為蔡非四民所得居謂此也說謂蔡國出

大龜也臣瓚曰蔡是大龜之名也書曰九江納錫大龜

龜入不出蔡國也若龜出楚不可名龜為楚也師古曰

說非也本以蔡出善龜有者入大小受直百姓憤亂其貨

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詔敢非井田挾五銖

錢者為惑眾投諸四裔以御魑魅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

廢民涕泣於市道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抵罪者自公卿

大夫至庶人不可稱數莽知民愁廼但行小錢直一與大

錢五十二品並行龜貝布屬且寢莽性躁擾不能無為每

有所興造必欲依古得經文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

官收不讎與欲得師古曰讎讀曰售言賣不售者官即易

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者也師古曰易下繫辭曰理財

貨辭訟正乃得人不為非合事宜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師古曰周

職曰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人之貸者

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謂人以祭祀喪紀故

從官賒買物不過旬日及三月而償之其從官賒物者以

共其所屬吏定價而後與之各以其國服事之稅而輸息

謂若受園廬之田而貸萬錢者一樂語有五均師古曰樂

河問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臣瓚曰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

士以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彊者不得困弱富者

不得要貧則公家傳記各有幹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

有餘恩及小民矣

食貨



幹者所以齊衆庶抑并兼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  
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甯宛成都市長皆為  
五均司市稱師東市稱京西市稱畿洛陽稱中餘四都各  
用東西南北為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能  
采金銀銅連錫登龜取貝者如淳曰登進也龜有靈故言登皆自占司市  
錢府順時氣而取之師古曰各以其所采取之物自隱實於司市錢府也古音之漸反其下並  
同又以周官稅民凡田不耕為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  
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師古曰樹藝謂種樹果木及菜蔬出三夫之布民浮  
游無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冗作縣官衣食之師古曰冗散也音人勇反衣諸取衆物鳥獸魚鼈百虫於山林音於既反食讀曰飲

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紵紡績補縫師古曰機縷曰紵音人榮反

工匠醫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如

謂舍居處所在為區皆各自占所為於其在所之縣官除其

本計其利十一分之二而以其一為貢敢不自占自占不以

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諸司市常以四時中

月實定所掌師古曰中為物上中下之賈師古曰賈讀曰

各自用為其市平毋拘它所衆民賣買五穀布帛絲絲之

物周於民用而不儲者師古曰儲讀曰均官有以考檢厥

實用其本賈取之毋令折錢師古曰折音上列反萬物印貴過平一  
錢則以平賈賣與民師古曰印音亦讀曰印其價低賤減平



者聽民自相與市師古曰貴既為印賤以防貴庾者師古

積物也以防民民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

之貢但賒之師古曰但空也徒也言祭祀無過旬日喪紀

毋過三月民或之絕欲貸以治產業者均授之除其費計

所得受息毋過歲什一師古曰均謂各依先後之次除義

和魯匡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幹在縣官師古

曰幹謂唯酒酤獨未幹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

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

酤我師古曰小雅代木之詩也酤買也言王於而論語曰

酤酒不食師古曰在齊之時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

之世酒酤在官和音使人可以相御也師古曰御進論語孔

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今絕天

下之酒則無以行禮相養故而亡限則費財傷民請法古

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均率開一盧以賣師古曰

肆待客設酒鑪故以鑪名肆臣瓚曰盧酒瓮也言開一

酒也趙廣漢入丞相府破盧瓮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盧者

賣酒之區也以其一邊高形如鍬家盧故取名耳非即謂

大盧及酒瓮也此言鑪五十釀為一瓮乎廣漢所破

盧及鑿盧亦謂所釀五十釀為準一釀用麴米二斛麴一

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麴三斛并計其費

而參分之師古曰也以其一為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費計

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醴載灰炭師古曰音



給工器薪樵之費義和置命士督五均六幹郡有數

人皆用富賈洛陽薛子仲張長叔臨菑姓備等如淳曰姓

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師古曰傳音張應反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

曰夫鹽食肴之將師古曰將大也說為食肴之將一酒百藥之長嘉會之

好鐵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臧五均賒貸百姓所取

平印以給澹師古曰印音同鐵布銅冶通行有無備民用

也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師古曰家謂自作也必印於市

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即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

故幹之每一幹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畢至死姦吏猾民並

侵眾庶各不安生後五歲天鳳元年復申下金銀龜貝之

貨頗增減其賈直而罷大小錢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

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師古曰奇音居互反謂有餘也廣八分其圜好徑二

分半師古曰好孔也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

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

貨左曰泉枚直一與貨布二品並行又以大錢行久罷之

恐民挾不止廼令民且獨行大錢與新貨泉俱枚直一並

行盡六年毋得復挾大錢矣每壹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

刑莽以私鑄錢死及非沮寶貨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勝

行廼更輕其法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沒入為官奴婢吏



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師古曰比音頻瘵反非沮寶貨民罰作

一歲吏免官犯者俞衆及五人相坐皆沒入郡國檻車鐵

鎖傳送長安鍾官師古曰鍾官主鑄錢者愁苦死者什六七作貨布

後六年匈奴侵寇甚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

勇服虔曰豬性觸突人故取以爲名豨師古曰豨方名豕曰豨一曰豨豕走也音許豨反東壹切稅吏民

警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

馬師古曰保者不許其死傷吏盡復以與民師古曰轉令百姓養之民推手觸禁

不得耕桑繇役煩劇師古曰繇讀曰徭也而枯旱蝗蟲相因又用制

作未定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祿而私賦歛貨賂

上流獄訟不決吏用苛暴亡歲旁緣莽禁侵刻下民師古曰旁

依也音步浪反富者不得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起爲盜賊依阻山

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師古曰浸淫猶漸染也它皆類也於是

青徐荆楚之地往往萬數戰鬪死亡緣邊四夷所係虜陷

罪饑疫人相食及莽未誅而天下戶口減半矣自發豬突

豨勇後四年而漢兵誅莽後二年世祖受命盪滌煩苛復

五銖錢與天下史始

贊曰易稱衷多益寡稱物平施師古曰謙卦象辭衷取也言取於多者以益少者故

萬物皆稱而施與平也衷音薄侯反書云林遷有無應劭曰林勉也遷徙也言天下食貨有無相通

足也師古曰遷徙有無使相通也周有泉府之官師古曰司

也掌市之任布斂市貨之不礙而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



食不知飲

應劭曰養狗彘者使食人之食而不知以法度飲之也師古曰孟子孟軻之言歲豐熟菽粟

饒多狗彘食人之食此時可飲之也

野有餓莩而弗知發

鄭氏曰莩音藁有

人有餓死零落者不知發倉廩貸之也師古曰莩音頻小反諸書或作殍字音義亦同

故管氏之輕

重服虔曰作輕重

從徠

師古曰古所

顧古為之有數吏良而令行

師古曰故

民賴其利萬國作乂

師古曰乂治也

及孝武時國用饒給而民不

益賦其次也至于王莽制度失中姦軌弄權官民俱竭亡

次矣

師古曰

食貨志下第四

漢書

食貨志下第四

郊祀志卷第五上

班固

漢書二十五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洪範八政三曰祀

師古曰祀謂祭祀也

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

也旁及四夷莫不修之

下至禽獸豺獮有祭

師古曰禮記

月射祭獸孟春之月獮祭魚豺擊搏之獸形似狗獮水居而食魚祭者謂殺之而布列以祭其先也豺音士皆反獮

音吐是以聖王為之典禮民之精爽不貳齊肅聰明者神

或降之

師古曰齊肅莊敬也齊讀

在男曰覲在女曰巫

通稱耳

使制神之處位為之牲器使先聖之後能知山

音下狄反

川敬於禮儀明神之事者以為祝能知四時犧牲壇場上

下氏姓所出者以為宗

應劭曰上下謂天地之屬神也氏

姓王族之別也宗大宗也臣瓚曰

下氏姓所出者以為宗

應劭曰上下謂天地之屬神也氏姓王族之別也宗大宗也臣瓚曰



宗宗伯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祝謂主祭之贊詞者積土

為寧平地為場氏姓謂神本所出及見所當為主者也宗

宗人主神之列位尊卑者也春秋左氏傳曰號公使祝應

宗區享神也又云祝宗用馬于四墉並非宗伯及大宗也

原受言接春秋傳曰夏多鼎其祭為宗自是為宗相宗伯非宗何

故有神民之宴宴司其祭和鬻神異業敬而不黷

師古曰黷音讀故神降之嘉生應劭曰嘉穀也師民以物序

孟康曰各災禍不至所求不匱師古曰匱之也及少昊之衰九黎

亂德孟康曰少昊時諸侯作亂民神雜擾不可放物師古

依也物事反家為巫史享祀無度黷齊明而神弗蠲師古

讀音甫往反家為巫史享祀無度黷齊明而神弗蠲師古

蠲潔也嘉生不降禍災荐臻莫盡其氣師古曰言不顯項

受之殛命南正重司天巨屬神命火正黎司地巨屬民師古

曰黎陰官也火數二二地數也故火正司地以屬使復舊

萬民師古曰屬委也以其事委之也葛音之欲反使復舊

常亡相侵黷自共工氏霸九州其子曰句龍能平水土死

為社祠師古曰共工氏在大昊炎帝之間有烈山氏王天

下其子曰柱能殖百穀死為稷祠師古曰烈山氏炎帝故郊祀社稷

所從來尚矣師古曰尚上也虞書曰舜在璿璣玉衡以齊

七政師古曰虞書舜典也在察也璿美玉也璣轉而衡平

察璣衡以齊師古曰璿美玉也璣轉而衡平五星之政度合天意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

師古曰禋音讀故神降之嘉生應劭曰嘉穀也師民以物序

孟康曰各災禍不至所求不匱師古曰匱之也及少昊之衰九黎

亂德孟康曰少昊時諸侯作亂民神雜擾不可放物師古

依也物事反家為巫史享祀無度黷齊明而神弗蠲師古

蠲潔也嘉生不降禍災荐臻莫盡其氣師古曰言不顯項



也布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師古曰狩守也諸侯岱宗泰

山也柴望秩于山川師古曰積柴而燔柴遂見東后東后者諸侯也

諸侯故謂之東后也師古曰東后東方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師古曰時

也十二月也日三百六十日律六律師古曰五修五禮五樂禮古曰五

軍嘉也五樂謂春則琴瑟夏則笙等季夏則鼓秋則鍾冬

則磬也五樂尚書作五玉今志亦有作五玉者五玉即五

瑞三帛二牲一死為贄師古曰三帛玄纁黃也二牲羔鴈

五月巡狩至南嶽南嶽者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嶽西嶽

者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嶽北嶽者恒山也皆如岱宗

之禮中嶽嵩高也五載一巡狩師古曰此以上禹遵之後

十二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黷三龍去之應劭曰夏帝

采龍河漢各二其後其後十三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

作夏社應劭曰遭大旱七年明德以薦而旱不止故遷社

可遷之義也師古曰遷古遷字夏廼遷烈山于柱而以周

棄代為稷祠後八世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師古曰

曰穀即今之楮也其懼伊陟曰天不勝德師古曰伊陟

子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孟康曰巫咸殷賢臣贊

見商書序其篇亦止逸也後十三世帝武丁得傳說為

相師古曰說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登鼎耳而雉師古曰

晉工武丁懼祖已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求寧師古曰事

命及高宗彤日後五世帝乙嬖神而震死師古曰帝乙武



血仰而射之號曰射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是觀

之始未嘗不肅祗後稍怠慢也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洽制

禮作樂天子曰明堂辟雍師古曰明堂辟雍在平紀諸侯曰泮宮師

曰泮之言半也制度半於天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師古曰郊祀於郊也后稷周之始祖

微五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

懷柔百神咸秩無文師古曰懷柔也柔安也言招來百神

也舊無禮文者皆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師古曰江

瀆者發源而注海者也而諸侯祭其壘內名山大川師古

視謂其禮物之數也大六祭門戶井竈中霤五祀韋昭曰古者穴居士庶人

祖考而已各有典禮而淫祀有禁後十三世世益衰禮樂

廢幽王無道為犬戎所敗平王東徙維邑秦襄公攻戎救

周列為諸侯而居西自以為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

其牲用駢駒黃羊羝羊各一云師古曰駢赤馬黑驢尾也

矣其後十四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師古曰汧音牽

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師古曰屬著其口止

於廊李奇曰廊音孚三輔謂山阪間為街晉灼曰左馮

文公問史敦師古曰敦其名也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

於是作廊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廊時而雍旁故

有吳陽武時李奇曰於房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祀或曰自

有吳陽武時李奇曰於房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祀或曰自

有吳陽武時李奇曰於房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祀或曰自

有吳陽武時李奇曰於房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祀或曰自



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師古曰土之可居故立時郊上

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師古曰晚

謂未其語不經見縉紳者弗道李奇曰縉紳也紳笏於紳

色也紳天帶也左氏傳有縉雲氏師古曰李云縉紳是也

字本作縉紳笏於大帶與革帶之間耳非紳於大帶也或

作薦紳者亦謂薦笏於紳帶之間其義同作廊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

倉北阪城祠之蘇林曰質如石似肝師古曰陳其神或歲

不至或歲數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采集于祠

城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師古曰殷殷聲也野雞亦雉也

鳴以應之也上言雄雉下言野雞史駁文也殷音隱以一

牢祠之名曰陳寶臣贊曰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或一歲二

雷鳴雉為之雉也作陳寶祠後七十一年秦德公立卜居雍師古曰

雍隰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

於廊時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也周特無至此乃有之

得升故為城伏因名伏日也立秋之後以磔狗邑四門以

御蠱災後四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後十三年

秦穆公立病卧五日不寤師古曰寤覺也寤廼言夢見上

帝師古曰上帝謂天也上帝命穆公平晉亂史書而滅之府師古曰

颺而後世皆曰上天穆公立九年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

葵丘而欲封禪師古曰葵丘會在居九年葵丘在陳留外

禪音上戰反解在武紀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師古曰



音甫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

鄭氏曰無懷氏古之王者在伏羲前見華子服虔曰云云

在梁父東山名也晉灼曰云云山在蒙陰縣故城東北下

有云虞義封泰山禪云云師古曰虞神農氏封泰山禪云

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李詩曰炎帝神農後黃帝封泰山禪亭亭服

曰亭亭山在年陰晉灼曰地理志曰黃帝封泰山禪云云帝

鉅平有亭亭山師古曰晉說是也舜封泰山禪云云禹

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於社

首應劭曰山名在博縣晉灼曰在鉅皆受命然後得封禪

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狼竹應劭曰伯夷國也在遼西

支音祗覆夏澤流檉馬韋昭曰將上山纏束單耳之山其馬縣鈞其車也甲

耳即齊語南伐至召陵師古曰召陵楚地也登熊耳山以

望江漢師古曰熊耳山在順陽北益陽縣東北禹貢所云

名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師古曰

會三謂莊十三年會於北杏以平宋亂僖四年侵蔡蔡潰

遂伐楚次于陘六年代鄭圍新城也乘車之會六謂莊十

四年會于鄆十五年又會于鄆十六年同盟于幽僖五年

會于首止八年盟于洮九年會于葵丘也匡正也一匡天

下謂定襄王為天子之位也一說謂陽穀之會令諸侯云

無障谷無貯粟無以妾為妻天下皆從故云一匡者也

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

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鄒上黍北里禾所

以為盛應劭曰鄒音臠蘇林曰鄒上北里江淮間一茅三

脊所以為藉也茅服虔曰茅草有三脊也張晏曰謂靈東海



致比目之魚

師古曰爾雅云東方有比目魚焉西海致比

翼之鳥

師古曰山海經云崇吾之山有鳥狀如鳧而一翼

馬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鶴鶴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

有五焉今鳳皇麒麟不至嘉禾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

羣翔師古曰蓬蒿藜莠皆穢惡之草梟不祥也而欲封禪無

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是歲秦穆公納晉君夷吾其後

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師古曰三立其君穆公立三十九

年而卒後五十年周靈王即位時諸侯莫朝周襄王迺

鬼神事師古曰襄王設射不來不來者諸侯之不來朝者也

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弗從而周室愈微後二世至敬

王時晉人殺長弘李奇曰周為晉殺之也師古曰春秋左

趙鞅以為討周人殺長弘也是時季氏專魯旅於泰山

仲尼譏之情諸侯之禮孔子非之曰鳴乎曾謂泰山不如

見論語事自秦宣公作密時後二百五十年而秦靈公於

吳陽作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大史

儋見秦獻公孟康曰太史儋謂老子也師古曰此亦周之

其反又曰周始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當復合應劭曰

之也始周孝王封非子為附庸邑諸秦平王東遷洛邑

襄公以兵衛之嘉其勲力列為侯伯與周別五百載矣昭

康曰謂周封秦為別秦并周為合此襄王為霸始合也孟

也韋昭曰周封秦為始別謂秦仲也五百歲謂從秦仲至



也。自非子至西周獻邑凡六百五十三歲。皆不合。仲至顯王二十六年。非子至西伯止。有四百二十六歲。皆不合。五百之數也。按史記秦本紀及年表。並云周平王封襄公。始列為諸侯。於是始與諸侯通。又周本紀及吳齊晉楚諸侯。皆言幽王為犬戎所殺。秦始列為諸侯。正與此志符會。是乃為別。至昭襄王五十二年。西周君自歸。獻邑凡五百一十六年。是為合也。言五合七十年。而伯王出焉。王皆昭伯。至昭百者。舉其成數也。古曰七十當為十七。今史記舊本皆作十七。而王天下師謂始皇始初立政。在太史記。舊本皆作十七。字伯王者。指謂始皇。始初立政。在太史記。舊本皆作十七。其義顯。而韋氏乃合武昭王為數。失之遠矣。伯讀曰霸。儋見後七年。櫟陽雨金。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時。櫟陽而祀白帝。師古曰畦。音下圭。反。後百二十歲。周赧王卒。九鼎入于秦。或曰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大丘社亡。師古曰。爾雅云。左陵。秦丘。謂丘左有陵者。其名

而鼎淪沒於泗水彭城下。自赧王卒後七年。秦莊襄王滅東周。周祀絕。後二十八年。秦并天下。稱皇帝。秦始皇帝既即位。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蟻見。應劭曰。蟻。地見其神。先見大蟻。大蟻。黃帝曰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帝之蟻音。謂蟻也。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鬯茂。與暢同。宅殷。得金德。銀自山溢。蘇林曰。周得火德。有赤鳥之符。謂武王曰。伐紂師渡孟津之時也。尚書中候曰。有火。今秦變周水德。自天止于王屋。流為赤鳥。五至以穀。俱來。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名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為年首。色上黑。度呂六為名。張晏曰。水數六。故以方六寸。音上大呂。師古曰。大呂。事統上法。曰政。為符六尺為步。



尚法今也臣瓚曰水即帝位三年東巡狩郡縣祠騶嶧山  
陰陰主刑殺故上法  
蘇林曰騶魯縣也嶧音亦頌功業  
嶧山在北師古曰嶧音亦頌功業  
石自著功業於是從齊

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  
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師古曰蒲車掃地而祠

席用苴藉應劭曰措藁本也去皮以為席如淳曰苴讀如  
租藉讀如夏晉灼曰苴藉也師古曰苴藉也苴

假借用字本作類言其易導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  
黜儒生師古曰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顛立石頌德  
明其德封也從陰道下師古曰山南曰陰禪於梁父其禮頗

采泰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臧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  
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既黜不

得與封禪師古曰與聞始皇遇風雨即譏之於是始皇遂  
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應劭

門名子高古仙人也師古曰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  
古亦以僊為仙字下皆類此

公呂來作之齊所以為齊臣天齊也蘇林曰當天中央齊  
異如天之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

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下者師古曰下下謂最下也臨菑  
謂此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

下時命曰時師古曰時也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立云  
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竟也師古

平陸縣名也監四曰陰主祠三山師古曰三山即五曰陽  
其縣之鄉名也



主祠之采山師古曰采山在東萊六日月主祠之

萊山章昭曰在東萊長廣也皆在齊北並勃海師古曰並音庚浪反七曰日主

祠盛山盛山斗入海章昭曰盛山在東萊不夜縣最居

齊東北陽昌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

北蓋歲之所始師古曰山海經云琅邪臺在勃皆各用牢

具祠而巫祝所損益圭幣雜異焉師古曰言八神牲牢自

齊威宣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如淳曰今其書有五德紀始五

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元尚羨門高最後皆

燕人為方僂道章昭曰皆燕古人之名効為神仙者也師古曰自宋毋忌至最後皆其人姓名也

丘形解銷化服虔曰尸解也張晏曰人老而解去故骨化

去應劭曰列仙傳曰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喬王子喬化為

白鬼文子驚引戈擊之俯而見之王子喬之尸也須臾則

為大鳥飛而去師古曰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晉

曰燕昭王築宮師之故作主運之篇也如淳曰今顯於諸

其書有主運五行相次轉用事隨方面為服也顯於諸

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

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師古曰迂謂自威宣燕昭使

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服虔

曰其傳書云爾臣瓚曰世人去人不遠蓋嘗有至者諸僂

相傳云爾師古曰瓚說是也

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

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水臨之患且至則



風輒引船而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師古曰甘

之心不及秦始皇至海上則方士爭言之始皇如恐弗及

使人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師古曰

云為風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

邪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師古曰

虛實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竝海上

師古曰附海而上也幾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師古曰

不得還到沙丘崩臣瓚曰沙丘在二世元年東巡碣石

竝海師古曰竝音步浪反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胡亥勒始皇

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師古曰今此諸山皆有始

文並具其秋諸侯叛秦三年而二世弒死始皇封禪之後

十二年而秦亡諸儒生疾秦暴焚詩書誅滅文學百姓怨其

法天下叛之皆說曰始皇上泰山為風雨所擊不得封禪

云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其事者邪昔三代之居皆河洛

之間師古曰謂夏都安邑殷都朝歌周都洛陽故嵩高為中嶽而四嶽各如其

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并在

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迭興迭衰師古曰迭音大結反名山大川或

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師古曰代

盡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

而序也於是自崤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師古曰崤即今



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涑曰淮師古曰涑音子禮反春以脯酒為歲禱因泮凍服虔曰泮音普

此本濟水之禮反秋涸凍師古曰涸讀與涸同涸疑也音下故反春則解

令則凍閉不行春冬塞禱祠也音先代反下報其同也其牲用

牛犢各一牢具圭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

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師古曰說者云薄山在河東一華

連延西出則今閬中之南山岳山岐山吳山鴻冢瀆山瀆山

蜀之岷山也師古曰周禮職方氏雍州其山曰岷爾雅亦

岳又有吳山則吳岳非一山之名但未有華山無岳山也徐

廣云岳山在武功據地理志武功但有華山無岳山也徐

山在龍州吳山縣其山兩岐俗呼為箭括嶺吳水道水曰河

祠臨晉師古曰即今之沔祠漢中師古曰沔漢水之上名

音彌湫淵祠朝那蘇林曰湫淵在安定朝那縣方四十里

音將蓼反在涇州界古曰今在涇州界清徹可愛不容穢濁

或證汚輒興雲雨土俗亢旱每於此求之相傳云龍之所

居也而天下山川隈曲亦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塞如

東方山川而牲亦牛犢牢具圭幣各異而四大家鴻岐吳

嶽皆有嘗禾孟康曰以陳寶節來祠服虔曰陳寶實其河加

有嘗醪此皆雍州之域近天子都故加車一乘駟駒四霸

產豐滂涇渭長水皆不在大山川數師古曰霸產出藍田

其源流長呂近咸陽盡得北山川祠而無諸加師古曰加



古曰韋為小山川亦皆禱塞泮涸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

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風伯

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逐之屬百有餘廟古

曰風伯飛廉也雨師屏翳也一曰屏號而說者乃謂風伯

箕星也兩師畢星也此志既言二十八宿又有風伯雨師

則知非其畢也九臣十四臣不見名數所出諸布諸

嚴諸逐未聞其義逐字或作述音求屏並音故丁友又言塞與南其塞亦

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下邳有天神豐鎬有昭明

天子辟池於杜亳有五杜主之祠壽星祠韋昭曰亳音薄

曰濟陰薄縣是也即古曰杜即京兆杜縣也此亳非湯而

都也不在濟陰徐廣云京兆杜縣有薄亭斯近之矣

雍管廟祠亦有杜主李奇曰管音莩也杜主故周之右將軍

師古曰墨下云周宣王殺杜伯不以罪後宣王田於圃田

見杜伯執弓天射宣王伏弓衣而死故周人尊其鬼而右

之蓋謂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也師古曰其鬼雖各以

此也師古曰其鬼雖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為尊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

雍四時春以為歲祠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

及四中之月月祠師古曰仲月謂若陳寶節菜一祠

春夏用駢秋冬用駢師古曰駢音先管反時駒四匹師古曰每

匹而春木寓龍一駒李奇曰寓寄也駒亦四龍形於木寓車

秋異色木寓龍一駒李奇曰寓寄也駒亦四龍形於木寓車

馬一駒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圭幣各有數皆主瘞埋

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

宿郊見李奇曰上宿通權火張晏曰權火燒火也狀若井

火欲令光明遠照通於祀所也漢祀五時於雍或以天子

燔火如淳曰權舉也師古曰凡祭祀通舉火者或以天子



不親至祠所而望拜或以銀祠各處欲其一時拜於咸陽

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服虔曰西時哇時祠如其

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它

名山川諸神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祠

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祕祝即有灾

祥輒祝祠移過於下漢興高祖初起殺大蛇有物曰蛇白

帝子而殺者赤帝子也師古曰物及高祖禱豐粉榆社

日粉榆社名也社在粉榆晉灼曰粉白榆也社在豐東北

狗沛為沛公則祀蚩尤釁鼓旗遂以十月至霸上立為漢

王因以十月為年首色上赤二年冬東擊項籍而還入關

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

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

吾知之矣迺待我而具五也迺立黑帝祠名曰北時有司

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祀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

禮因令縣為公社李奇曰猶官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

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同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後四

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治粉榆社常以時春以年歲祠

之令祝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祀官女巫其梁巫

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

君巫祠巫祠族人炊之屬服虔曰東君以下皆神名也師古曰東君日也雲中君謂雲神

行集云云



地也巫社也巫祠也皆古巫之神也也於謂諸蠻也也秦巫祠社主巫保族也

之屬也師古曰社主即上帝所云五社主也也荆巫祠堂下巫先

司命施糜之屬也師古曰堂下在堂之下也巫先巫之最先者

常也施設糜也九天巫祠九天也師古曰九天者謂中央鈞天東

北幽天西方浩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朱

見淮南子一說云東方昊天東南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朱

天西方成天西北幽天北方昊天東南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朱

玄天東方變天中央鈞天也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

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者二世皇帝也也張

祠也以其疆死魂魄為厲故各有時日其後二歲或言曰周

興而邑立后稷之祠也師古曰以其有播種之功至今血食

天下也師古曰祭有牲牢故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天下

立靈星祠也張晏曰龍星左角也也田常以歲時祠以牛高

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稷以羊彘民

里社各自裁以祠也師古曰隨其祠制曰可文帝即位十三

年下詔曰祕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弗取其除之始名山

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

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明年以歲比登也師古曰年

詔有司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也師古曰駕車被馬

皮義飯西時畦時寓車各一乘寓馬四匹駕被具河湫漢

水玉加各二及諸祀皆廣壇場主幣俎豆以差加之魯人

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及漢受之推終始傳也鄭氏曰



師古曰音張憲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

反謂轉次之服色上黃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為漢迺水德之時河決

金隄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在服皮口十月陰氣

尚伏在地故內赤也或曰與德相應公孫臣言非是罷之

明年黃龍見成紀師古曰天水帝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

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師古曰草謂創造其夏下

詔曰有異物之神見于成紀毋害於民歲以有年朕幾郊

祀上帝諸神師古曰幾禮官議毋諱以朕勞師古曰無諱

郊故曰郊師古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幸雍郊見五時

祠衣皆上赤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

氣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

墓也張晏曰神明日也日出東北舍謂陽谷日波於西故

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師古曰宇謂屋之覆也言同室

儀亦如雍五時明年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如淳曰

也師古曰合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臨渭其北穿蒲池溝水師古曰

也師古曰池為池而種蒲蒲字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師古曰

也師古曰或作滿言其水滿也師古曰於是貴平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

之欲也師古曰



六經中作王制師古曰刺取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

長門如淳曰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立立帝壇師古曰

其所立處也立祠也師古曰祠以五牢其明年平使人持玉杯

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

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

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今天下大酺平言

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決通於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

金寶氣師古曰汾陰直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

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存上書告

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師古曰夷者平也謂是後

文帝怠於改正服鬼神之事師古曰正朔也服而渭陽

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

師古曰數與兵守御後歲少不登數歲而孝景即位十六

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武帝初即位尤敬鬼

神之祀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又安師古曰又漢書皆以

艾為又其緝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師古曰正

義類比也緝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師古曰正

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

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師古曰寶太后不好儒術使人微

伺趙綰等姦利事按綰臧綰自殺諸所興為皆廢六年



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明年上初至雍郊見五時  
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市礪氏館如淳

音味鄭氏曰音斯師古曰神君者長陵女子臣乳死見神

於先後宛若孟康曰產乳而死也兄弟妻相謂先後宛若

吳楚俗呼之為妯娌音軸里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

原君亦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武帝外祖母也及上即位

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

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如淳曰祠竈可以致福李奇上

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人主方如淳曰侯家也匿其年及所

生長師古曰生長謂其郡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如淳

謂鬼物也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

餽遺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產業而

饒給師古曰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

善為巧發竒中如淳曰時時發言有所常從武安侯宴坐

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迺言與其大父游狀處老人為

兒從其大父識其處師古曰識記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

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臣

曰晏子書柏寢臺名也師古曰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師

曰刻謂器一宮盡駭以為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

祠竈皆可致物師古曰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黃金



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迺可見之

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師度曰古之真人也師古曰列仙傳云安期生琅琊人費藥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也安期生食臣棗大如

瓜師古曰瓜讀曰食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

謂道相合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

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為黃金矣師古曰齊藥之分齊也音才計反

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也使黃鍾史寬野受

其方孟康曰二人皆方士也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後

更來言神事矣師古曰更音工衡父亳人謬忌奏祠泰一方如淳曰亳亦溥

地下所謂溥縣人也晉曰天神貴者秦一秦一佐曰五帝師古曰

曰謂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紀黃帝含樞紐也一說蒼帝名靈侏赤帝名文祖白帝名顯紀黑帝名玄矩黃帝名神斗

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日一太

牢七日師古曰每日以一太牢凡七日祭也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

令太祝立其祠長安城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上

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天一地一泰一天

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泰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

言古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張晏曰黃帝

春歲之始也梟惡逆之鳥方士虛誕云以歲始破鏡說竟無有遺

神仙之帝食惡逆之物使天下為逆者破滅說竟無有遺

使百吏祠皆用之破鏡如驅而虎眼如浮曰漢使東郡送

梟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以其惡鳥故冥年用羊祠

食之也師古曰解祠者謂祠祭以解罪求福



馬行用一青牡馬秦一臯山山君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

陽使者以一牛孟康曰陰陽之神也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秦一

於忌秦一壇旁後二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鹿然師古曰鹿鹿屬也形

似麋牛尾一角音浦交反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

蓋麟云於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賜諸侯白金以風

符應合于天也晉灼曰符瑞也臣瓚曰風於是濟北王以

為天子且封禪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它縣償之

常山王有罪舉師古曰舉與遷同也天子封其第真定以續先王祀

而以常山為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郡明年齊人少翁

以方見上上有所幸李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夫

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迺拜少翁為文成

將軍賞賜甚多以容禮禮之文成言上即欲與神通宮室

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迺作畫雲氣車及各目勝日服虔曰甲

乙五行相克之日如庚午日如大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

中為臺室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

餘其方益哀神不至迺為帛書以飯牛師古曰謂雜草以

陽不知言此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

其手師古曰手謂所書手跡問之果為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

後又作柏梁銅柱承露僊人掌之屬矣蘇林曰仙人以手

古曰三輔故事云建章宮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蓋張衡西京賦所云



立修整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靈瓊縈以朝餐必性命之可度也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

湖甚晉灼曰黃圖宮名在京兆地理巫醫無所不致游水

發根言上郡有死病而鬼下之服虔曰游水縣名發根水

水名在臨淮浦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游水姓也發上

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

病少瘳強與我會甘泉於是上病瘳遂起幸甘泉病良已

孟康曰良謂善已謂瘳也大赦置壽宮神君孟康曰更立此宮也臣瓚

曰壽宮奉神之宮也楚辭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

然居室惟中時晝言然常以夜犬子被然後入孟康曰

黎自除夜

上迺遂去並海上師古曰並音步浪北至碣石巡自遼西

歷北邊至九原五月迺至甘泉周萬八千里云其秋有星

孛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孛于三能師古曰能望氣玉朔

言候獨見填星出如爪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

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師古曰德星即填星也其來年冬郊

雍五帝還拜祝祠泰一師古曰拜而贊饗曰德星昭衍厥

維休祥師古曰昭明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

敬拜泰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

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

之數日毋所見見大人迹云復遣方士求神人采藥以千



數是歲旱天子既出亡名迺禱萬里沙應跡曰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城

如淳曰故壽萬里沙以為名也過祠泰山鄭氏曰泰山東自復有小泰山臣贊曰縣今之泰山也師古曰

是也續說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湛祠而去師古曰湛

沈祭具於水中也爾雅曰祭川曰浮沈

正帝數拜於師泰一師古曰師泰一即師泰一也

其時星云師古曰星云即星也

郊祀志第五上

志下東井多十餘師古曰東井即井也

北至甘泉周廣八十里師古曰甘泉即甘泉也

西至大壩師古曰大壩即大壩也





